

自然生态对古埃及早期社会的影响

赵克仁*

内容提要 古埃及属于大河文明。自然生态在古埃及文明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举足轻重。古埃及自然生态由沙漠生态系统和尼罗河绿洲生态系统组成。在这两种自然力量的此消彼长中,人的力量是关键。为了维持和保护尼罗河绿洲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埃及人把是否有利于尼罗河生态健康看作判断一切事物好坏的标准。脆弱的自然生态使埃及人敬畏自然,崇拜神灵。一方面,古埃及人齐心协力的集体主义精神创造了古埃及文明;另一方面,尼罗河水系对维持埃及自然生态起了重要作用,对埃及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自然生态 古埃及 尼罗河

自然生态由水、土壤、空气及土地上的自然附着物构成。自然生态是生态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① 自然生态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全面的。自然生态不仅关乎古代埃及民族的民俗与生活习惯,而且影响到人类的意识形态,甚至文明发展模式。古代埃及是大河文明的典范,其自然生态与古埃及文明息息相关。鉴于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少有研究,本文拟探讨自然生态对古埃及早期社会^②的影响,以期能抛砖引玉。透析自然生态对古埃及早期社会的影响,对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借

* 赵克仁,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① 复旦大学石磊教授认为,生态文明具有三方面的内涵,即自然生态、人文生态和发展中的生态。参见朱晓霄《“长三角区域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与政府责任”学术研讨会综述》,《高校社科动态》2013年第5期。

② 本文将古埃及早期社会的时间上限定在公元前4000年中叶人类社会开始形成时,下限定在新王国之前。根据刘文鹏先生的观点,古埃及社会在公元前4000年中叶形成(见刘文鹏《古代埃及史》,商务印书馆,2005,第4页)。

鉴和启迪意义。

一 古埃及早期的自然生态系统

撒哈拉的沙、尼罗河的水、古埃及的人，是构成古埃及自然生态的重要元素。这些元素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出现，形成立体的自然生态体系，造就了早期的古埃及文明。正如葛剑雄先生所言：“从本质上和总体上说，地理环境对人类和人类社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①

（一）令人敬畏的沙漠生态系统

埃及位于撒哈拉沙漠的边缘，埃及沙漠属于撒哈拉大沙漠的组成部分。德国学者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1881—1948）在他的《自然传记：青白尼罗河》中这样描写沙漠的生态系统：“生命与灵魂已经在灼热的气流的吹拂下忍受了长久的干渴。看吧，支撑帐篷的木头被晒得变形了，象牙制的刀柄开裂了，卷纸也裂了缝，毛毡粘到了毯子上……一片槐树的阴影若隐若现，让人错觉有水的存在……沙漠的里程碑是死去的骆驼的白骨，通常是每英里就可以看到6—8具骆驼的骸骨，它们指明着道路。太阳如同秃鹰一样，快速地将骨头上的残留的肉剔除得一干二净……如果能够让这些骨头站立起来的话，它们看起来就像博物馆中精心制作的骨架模型。骆驼躺在那里，轮廓依旧完整。在那如同幽灵般空洞的形体中，肋骨清晰可见，这真可称得上是柏拉图理想中的骆驼。但是，即便是白骨也会被炎炎烈日晒成粉末，变成沙漠中的沙尘……”^②这一切就是沙漠生态链的结尾，来自尘土，回归大地。

在炽热的沙漠中，古老的风从白骨上拂过，亘古的沙子覆盖了所有人和动物的痕迹。太阳的威力是如此巨大，森森白骨在它毫不留情地烤炙下，统统化为微不足道的尘埃，化成沙漠中那漫漫黄沙。沙尘和太阳将那些企图穿过沙漠独辟蹊径的拓荒者的踪迹湮没，他们原本以为自己可以名垂青

① 葛剑雄：《全面正确地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6期。

② 〔德〕埃米尔·路德维希：《自然传记：青白尼罗河》上册，郭院林等译，花城出版社，2008，第109～110页。

史或者留下传说。了解了沙漠中太阳的威力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埃及人对太阳神顶礼膜拜，将太阳神视为最大的主神。

(二) 带来福音的尼罗河生态系统

从自然生态来看，在古代埃及的悠悠历史长河中，埃及人一直努力维持着尼罗河的生态平衡。尼罗河发源于埃塞俄比亚高原，将丰富的物质带到无雨绿洲的土壤中。在埃及人的眼里，尼罗河洪水给埃及人带来的不是破坏而是一种创生的力量，具有孕育生命的神奇力量，它给埃及人带来的是福音。河水带着淤泥流向下游，渗透到龟裂的黏质土壤中，并为下游带去降雨。渗入土壤深层的淤泥不断地改善着土质。根据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前484年至前425年）的观点，与其他地方相比，生活在埃及的人们几乎不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就能获得丰厚的收成。^①

古埃及早期社会，无论是法老的宫殿，还是富贵人家的豪宅，建筑所用的基本材料和平民住所是一样的，都是尼罗河淤泥制作的泥砖。只不过在制作泥砖的过程中，法老宫殿用的泥砖上有时会印上法老的名字。^② 泥砖建筑有许多优点，如造价低廉、随处可取。埃及的沙漠环境，难以生长高大的树木，所以埃及木料严重缺乏。在古埃及，建造木质结构的房屋并不现实，用泥砖垒墙砌房，简便快速。从生态循环的视角看，古埃及所有的城镇和山村在被废弃之后，完全可以被尼罗河的泥浆泡软、吸收，重新化为尼罗河淤泥中的肥料，回归自然。

按照古埃及人的宗教观念，现世是短暂的，来世是永恒的。受这种“重来世轻现世”观念的影响，古埃及民居一般就地取材，简朴自然。古埃及人只有在修建神庙和金字塔时才动用石材。金字塔被看法老“永恒的城堡”^③，是灵魂未来的家，所以要用坚固的石材修建。神庙是人神交流的场所，神和人的灵魂都属于未来永生的世界，自然要选用坚固的石材。这

① Herodotus, *Histories*, translated by David Gren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p. 14.

② Lynn Meskell, *Object Worlds in Ancient Egypt: Material Biographies Past and Present*, New York: Berg Publishers, 2004, p. 68.

③ Iorwerth Eiddon, Stephen Edwards, *The Pyramids of Egypt*,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1, p. 20.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古埃及文明遗产要么是神庙，要么是金字塔，要么是墓葬的原因，而埃及法老的宫殿由于修建得十分简朴，难以留存至今。可以说当时的埃及人过着顺应自然的古朴生活。

生态整体主义观点认为人类有权生存和发展，但人类的发展和对自然的利用必须“在能为自然所吸收、在适于生态系统之恢复的限度内”^①。古埃及早期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在尼罗河生态系统可以消化和承受的范围之内，没有破坏尼罗河绿洲的生态系统。古埃及人的活动也是尼罗河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

（三）自然生态系统中人的作用

人的活动也是自然生态的组成部分。与自然生态系统中其他组成部分不同的是，人是拥有智慧的生物。人可以运用自己的智慧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发挥作用。早期的埃及，绿洲之外的沙漠尤其是西部的利比亚沙漠，不断侵蚀着埃及人祖祖辈辈耕种的肥沃良田。于是，大自然上演着沙漠与绿洲之间的对决游戏：不断地或进或退，辗转挪移。面对自然生态的诡谲多变，人是放任不管，还是有所作为？如何作为？古埃及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智慧，在尼罗河系统与沙漠系统的对决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古埃及人发明了灌溉技术。可以说，如果没有灌溉技术，古埃及人的收成就要大打折扣。根据记载，最早下令开凿运河的是埃及第十二王朝法老塞索斯特里斯二世（Sesostris II，前 1895 至前 1878 年）。这位埃及法老曾命令战俘们开凿运河，引水灌溉。^② 法老时代利用盆地进行灌溉的方法，至今仍能在艾斯优特上游地区觅到踪迹。由于人类的活动，尼罗河系统战胜了沙漠系统，保持了尼罗河绿洲的长期存在，也使古埃及文明得以延续。那么古埃及人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集体主义是古埃及人战胜自然的法宝。

在严酷的自然生态下，古埃及人精诚团结，锻造出集体主义精神。他们不仅建造了雄伟的神庙与巍峨的金字塔，而且在法老政府的协调下，通过对尼罗河的长期治理，保住了绿洲不被沙漠完全吞噬。古埃及尼罗河绿洲始终面临着被沙漠吞噬的危险，生命显得十分渺小，由此催生出对生命

① 王诺：《欧美生态批评》，学林出版社，2008，第 111 页。

② William J. Murnane, *The Guide to Ancient Egypt*,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3, p. 19.

永恒的渴望。为了追寻生命永恒,埃及人付诸有形的物象。他们将圣书体文字(象形文字)雕刻在纪念碑、金字塔、神庙建筑以及可以想到的坚硬物质上。物质外在的坚硬与内心对生命永恒的追求被巧妙地融合在埃及人的巨石建筑之中,由此创造出辉煌的古代文明。

尼罗河流域的金字塔和神庙都矗立在没有石材的地方,而有石材的地方却不适合修建金字塔和神庙。这考验着古埃及人的团结与智慧。金字塔和神庙等大型公共工程,促进了古埃及国家机构和公共行政系统的建立与发展。反过来,古埃及国家的诞生与公共机构的建立,促进了人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发挥更大的协调作用。

二 古埃及人对自然生态重视的程度

古埃及文明的诞生依赖于尼罗河的自然生态。没有尼罗河就没有古埃及文明,这样说并不过分。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 2000 多年前就称:“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①

(一) 古埃及人视尼罗河生态健康为判断事物的标准

尼罗河给古埃及人带来了福音,但有谁知道尼罗河的水在到达下游被称为埃及的国度之前所遇到的千难万险。它是如何克服严酷的沙漠自然环境而奔向大海的?

在上游,尼罗河还多少有些支流汇入,但在进入撒哈拉沙漠以后,就不再没有新的水源注入。当它被花岗岩阻挡时,它蜿蜒绕行,与障碍物的接触并没有减缓河水的流动。从上游进入撒哈拉沙漠以后,尼罗河作为创生的力量,没有丧失斗志也没有因为干涸而消亡,它勇往直前,在广袤无垠的茫茫大漠开辟出了一条生路。它向无情的干旱发出怒吼和诅咒,因为干旱和咸水湖像死神的魔爪,千方百计地想吸干它的河水。尼罗河在这场生与死的较量中所要面临的环境既不是高山也不是雪峰,而是一个滚滚而来、无边无垠的撒哈拉大沙漠。在尼罗河系统与沙漠系统两种对立的自然力的

^① A. Moret, *The Nile and Egyptian Civilization*, translated by R. T. Clart, London and New York: Kegan Paul, 1996, p. 8.

较量中，人类无疑站在尼罗河系统一边。因为尼罗河的生态有利于人类的发展与繁衍。

所以，对于埃及人而言，是否有利于尼罗河生态健康，在任何时候都是他们判断一切事物好坏的标准。凡有利于尼罗河生态健康的就是好的、正确的，扰乱尼罗河生态系统的就是坏的、错误的。尼罗河在埃及的自然生态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埃及有句谚语：“喝过尼罗河水的人，还会再来埃及。”在这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里，一切国计民生对尼罗河水的依赖都充分体现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古训。埃及法老在祈祷中最大的愿望就是，在他死后当人们在谈及他的时候会说，他就是尼罗河。为了树立对尼罗河的敬畏，古埃及宗教不仅创造了尼罗河神哈比^①，而且在维护尼罗河生态系统方面，立下了42条戒规，违背了这42条戒规中的任何一条都是死罪。^②其中包括污染河水、破坏堤坝、随意引流河水等。^③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恐怕也是最严的环保立法。可见埃及法老政府一定要让保护尼罗河生态环境深入人心。埃及人对待尼罗河生态系统的态度，与当代生态理论中生态审美的整体性原则不谋而合。生态审美的整体性原则认为，凡“有利于生态系统和谐稳定的才是美的，干扰破坏了生态整体和谐稳定的就是丑的”^④。

（二）古埃及人视自然物为神灵，视自然力为神性

古埃及脆弱的自然生态系统不仅造就了古埃及人的民族性格，而且催生了古埃及人的自然崇拜。古埃及人将自然物视为神灵，将自然规律与生态法则看作神性。生活的经验告诉古埃及人：只有老老实实在地顺应自然，恪守生态法则，才能得到大自然的回报。这些回报被他们看作神的恩赐。

与尼罗河生态系统对立的自然力是沙漠生态系统。与生机盎然的尼罗

① Pascal Vernus, *The Gods of Ancient Egypt*,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Publisher, 1998, p. 24.

② 古埃及是一个神权政治国家，成文立法不健全，而且几乎没有流传下来。这里所谓的死罪是指宗教道德法庭的死罪。根据古埃及宗教，人死后，亡灵要受到冥神奥西里斯的审判。若亡灵在审判中被判死罪，心脏被怪兽吃掉，亡灵被打入地狱，永远不能翻身。如果一生清白或善行大于恶行，则顺利通过审判，死者的亡灵进入来世得以永生。

③ [德]埃米尔·路德维希：《自然传记：青白尼罗河》下册，郭院林等译，花城出版社，2008，第237页。

④ 王诺：《欧美生态文学》（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58页。

河绿洲系统不同,沙漠生态系统具有不稳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因此被认为是邪恶的力量。在沙漠里,一切都是僵硬的、死气沉沉的。当狂风突然袭过死寂的沙地时,沙浪会漫天翻滚,一旦沙暴停息,一切又回到一片死寂。所以沙漠环境既是死寂的,又是多变的。古埃及人被面前这种自然力量所震惊了。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古埃及人最早流行风崇拜了。沙漠环境具有多变性与虚幻性,有时让人难以分清天空与沙地,难以辨认东西南北。这让处于沙漠生态系统与尼罗河生态系统夹缝中的古埃及先民们感到极度的压抑。环境造就了他们的沙漠性格:沉默而虔诚。^①

在沙漠中,雨水通常比风暴更加捉摸不定,它的到来就像突如其来的流星毫无规律可循。沙漠中的泉水给原本死寂单调的沙漠带来了些许生机,滋润出点点绿色。那些绿洲面积通常不大,是荒漠中难得的休憩之地。拯救生命的泉水从峡谷底部冒出,随即周围的土地变绿了,树重新生长出绿叶和嫩芽。这种生态环境大大激发了人类的生态意识,并使他们产生了对自然的崇拜。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 Durkheim, 1858-1917)认为,在人类生产力尚不发达时期,大自然成为人类最大的挑战。人类最初对自然的崇拜,是在认知自然的过程中,将自然存在的行为看作人的某种行为。^②早期的埃及宗教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的。日月星辰、风雨雷电、高山大河,以及一些动植物,均代表了自然生态中神秘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因为它们能够影响当时埃及人的生活、繁衍和生死。正如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 1804-1872)所说:“人的依赖感,是宗教产生的基础;而这种依赖感的对象就是自然。”^③于是他们视自然物为神灵,视自然力为神性,埃及万物有灵的宗教便诞生了。

早期的埃及人崇拜无生命的自然物,如太阳、月亮、尼罗河等;崇拜植物,如纸莎草、无花果树、怪柳、莲花等;崇拜动物,如狮子、河马、猫、狼、牛、羊等。实际上,在早期埃及人的自然崇拜中存在着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是对无生命的自然物的崇拜。在这方面,他们实际上崇拜

① John Wilson, *The Culture of Ancient Egypt*,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p. 301.

② [法]埃米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林宗锦、彭守义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80页。

③ [德]费尔巴哈:《宗教的本质》,王太庆译,人民出版社,1953,第1~2页。

的是自然力这种人类无法控制的神秘力量，而非自然物本身。另一方面，是对有生命的动植物的崇拜。在这方面，他们实际上崇拜的是动植物的生命力。动植物的繁殖和再生能力很强，令人类感到神秘莫测。

三 自然生态催生出古埃及的绿洲文明

早期的埃及，尽管绿洲与沙漠之间咫尺之遥，但在绿洲中的人与在沙漠里的人的处境可谓天壤之别。绿洲是文明的发祥地。如果从气候状况来追溯埃及绿洲的发展脉络，我们就会发现，在古埃及文明中，哪怕最微不足道的细枝末节都是由埃及尼罗河生态决定的。

（一）自然生态将不同种族塑造成统一的民族共同体

沙漠、尼罗河水加上充足的阳光是创造古埃及文明的主要因素。早期的埃及，位于两片海洋和三大沙漠之间，与它相伴的是海洋和沙漠。埃及是最早的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古埃及从兴起之时就是多种族多民族的摇篮。这种多样性特征源于公元前数世纪的几次人口迁徙。来自不同族群的人经过融合最终形成了统一的古埃及民族。古埃及人的体质特征从他们遗留下来的绘画和雕像中可见一斑。古埃及雕塑者所创作的古埃及人形象是：他们中等身材，肤色白皙却易被太阳晒黑，具有非洲黑色人种的一些特征。但他们的头发黑且直，偶尔也会看到波浪形的，但从不卷曲。^①当然在上埃及靠近非洲的中心，受到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典型的非洲黑色人种特征变得突出起来。

古埃及文明的健康发展要归功于自然生态的稳定，尼罗河有规律的涨落是其重要特征。尼罗河的节奏主宰着古埃及人的生活。在古代埃及，残酷的生存环境赋予了古埃及人现实主义精神。狭隘的空间环境迫使他们不得不拥挤在一条狭长的绿洲，尼罗河两岸集中了早期埃及 90% 以上的人口。^②人们彼此依存，没有任何人能够独自生存。古埃及人的生活模式在公元前 3000 年就已经基本形成。自然生态塑造了古埃及民族共同的性格

① Robert G. Morkot, *The Egyptian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5, pp. 6-7, 10.

② William J. Murnane, *The Guide to Ancient Egypt*,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3, p. 19.

特征。首先,古埃及人在生活中墨守成规,虔诚地信仰宗教。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他的著作中写道,埃及人“对宗教的虔诚远胜过其他民族”^①。其次,他们喜欢群居,遇到困难相互帮助,团结合作的团队精神是古埃及人最为显著的民族特征。最后,在古埃及社会里,每一个成员都具有很强的集体意识与整体意识。因为在大自然面前,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只有团结合作才能战胜自然,赢得生存的机会。这种整体意识不仅体现在古埃及人的群体意识中,也体现在在对抗恶劣环境的整体意识和保护环境的泛生态意识中。现代生态理论提出“生态整体主义的最终理想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平衡、稳定和持久存在”^②。要践行生态整体主义必须具有整体意识和整体视角,而在古埃及早期社会,人们的生态整体主义意识已经萌芽。

在尼罗河狭长的绿洲里,诞生了最早的人类文明。尼罗河的自然生态将不同肤色、来自非洲内陆和西亚地区,以及上埃及和下埃及的各个种族凝结为一个共同体,塑造成埃及人。^③目前学术界在古埃及语言问题上已经达成共识,普遍认为古埃及语是非洲的哈姆语系和亚洲的塞姆语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融合而成的。

(二) 自然生态催生出古埃及的宗教与文化

在古埃及的自然生态下,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在古埃及大放异彩。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深深地影响了古埃及的宗教。一般认为,宗教神学属于唯心主义,而古埃及宗教颠覆了这一观念。古埃及宗教具有唯心主义的内涵,唯物主义的表现形式;教义教理是唯心主义,但在宗教礼仪和表现形式上必须运用唯物主义,否则一般埃及民众无法接受。属灵的、抽象的、深奥的教义必须具象化。古埃及的神灵必须有具体的形象,用巨大物象把它塑造出来,才能让古埃及人看得见摸得着。为了让古埃及人更深刻、更真切地感受到神的存在,埃及宗教机构不仅在公共场所雕刻巨大的神像,

① Herodotus, *Histories*, translated by David Gren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p. 37.

② 王诺:《欧美生态批评》,学林出版社,2008,第113页。

③ Robert G. Morkot, *The Egyptian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5, p. 10.

而且把神的形象微缩成便于人们携带拿捏的护身符。^① 人们把神像带在身边，握在手上，让神灵真切地在身边护佑着自己。

在独特的自然生态观念支配下，埃及人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尼罗河洪水每年7月中旬暴发，大水淹过洪泛平原数米之深。到了秋天，尼罗河水退回河床，洪水所经过的土地上积下了一层肥沃的淤泥。正是这层淤泥使精耕细作成为可能，古埃及的农耕文明就建立在这层淤泥上。古埃及之所以能够建成高度发达的社会，全靠稳定的农业收成。古埃及的农耕经济不仅使古埃及人得以繁衍生息，而且形成了古埃及人富有节奏、循规蹈矩的生活方式。为了建立一套按时填补国库的征税系统，制定出一套历法在古埃及显得十分必要。于是，古埃及人根据尼罗河水泛滥的规律和对天象的观测，制定了太阳历。^② 古埃及太阳历的新年，确定在天狼星（大犬星）与太阳一同升起的日子。^③ 这颗星每年在7月19日与旭日一起出现在东方的天空。这正是尼罗河水第一次暴涨的时候。

由于处于沙漠炎热的自然生态环境，古埃及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惯。首先，由于天气炎热，人们容易出汗，沐浴成为埃及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事情。为了洁净，埃及人经常剔除体毛，用埃及盛产的天然物质泡碱漱口、洗澡。除了服丧期间，剃须是男性的日常事务。留长胡须被认为是不洁净的。我们从古埃及墓葬壁画中常常看到留着长胡须的法老形象。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古埃及人有戴假胡须的习惯，我们看到的法老的胡须是礼仪须。即使是女法老，在上朝的时候也要戴上这种代表礼仪的假胡须。其次，由于空气干燥，埃及人喜欢在洗完澡后涂抹油膏，既可以清凉又可以保健皮肤。修面、理发、洗脚、涂指甲油是埃及妇女每天必做的事。在图坦卡蒙的墓葬中，发现了3000年前的润肤剂。润肤剂被装在石膏罐里。^④ 再次，古埃及人制作木乃伊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受自然生态条件影响

① Byron E. Shafer, ed., *Religion in Ancient Egypt, God, Myths, and Personal Practic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69.

② Iorwerth Eiddon, Stephen Edwards,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248.

③ Eugen Strouhal, *Life of the Ancient Egyptians*,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2, p. 240.

④ W. Stevenson Smith, *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Ancient Egypt*,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Inc., 1958, p. 146.

的结果。如果没有相对温和、常年干燥的气候,木乃伊是无法长期保存的。正是在这种自然生态下,古埃及人才能将尸体制成木乃伊并长期保存。最后,埃及的节日大多与自然生态密切相关,如起源于公元前 2700 年的闻风节。闻风节是庆祝春季来临的节日。古埃及人根据节气的变化,把每年春季白天与黑夜时间正好对半的那一天定为闻风节。他们认为这天是世界的诞生日。闻风节是家人团聚和外出春游的节日。在节日期间,人们走进大自然,迎接春天的到来。另外,还有每年 7 月为庆祝尼罗河泛滥的奥帕特节、在播种季节举行的开堤节等。

(三) 自然生态促使埃及建立有序社会

尼罗河生生不息地流淌了数千年,穿过广袤无垠的大漠奔向地中海。尼罗河给下游埃及带来了富含营养的肥沃泥浆。由于尼罗河泛滥季节时间有限,这需要埃及人行动起来,抓住时机防洪灌溉,合理引流,不得有半点拖延,否则尼罗河神的恩赐将会付诸东流。这大大增强了埃及人的团结意识。为了迎接尼罗河的馈赠,埃及人必须防洪灌溉、开沟挖渠、分配河水、丈量土地。这就需要创建社会组织,建立权威。大约公元前 3000 年,古埃及作为一个由农民和工匠组成的社会群体开始形成。^①这个社会群体聚居在尼罗河两岸的村庄里,靠打猎、采集、捕鱼、农耕、驯养动物来维持生计。他们住的地方比尼罗河洪水泛滥的平原稍高,并且十分接近那些开垦过的农田。基于这种群居生活,村落逐渐形成。由于需要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他们自觉观察天象,不断摸索,掌握尼罗河泛滥的规律。这样,古埃及人就变人口压力为动力,通过研究尼罗河,总结出顺应自然的生存法则。

远在象形文字出现之前,古埃及人就建立起一种井然有序的社会。它问世如此之早,那时甚至连“国家”这样的名称还没有出现。在史前时期的古埃及,整个大地已被分割成沟渠纵横的田野,在古埃及的碑铭体(也称圣书体文字,我们习惯于称为象形文字)中,正方形代表着行政单位诺姆。^②

① Rosalie David, *The Ancient Egyptians: Beliefs and Practices*, Brighton: Sussex Academic Press, 1998, p. 9.

② Iorwerth Eiddon, Stephen Edwards, *The Pyramids of Egypt*,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1, p. 5.

出于抗洪和灌溉的需要，尼罗河上出现了第一个有组织的人类团体，即法老政府，随之集权与服从应运而生。由此，埃及社会形成了以尼罗河为精神崇拜中心、掌权者顺应尼罗河泛滥规律统筹管理、众人自觉顺从的社会秩序。当然，这种有序的生活并不意味着古埃及人生活单调、缺乏情趣；相反，古埃及人因崇尚大自然而形成了他们喜欢在户外活动的习惯。他们对离开尼罗河到外地探险或旅游毫无兴致。对古埃及人来说，最舒适的旅行方式是划着用纸莎草做的小船，畅游壮观的生命河——尼罗河。

（四）自然生态影响着法老的国家制度

法老的国家制度早在公元前 3000 多年已经形成，堪称世界文明的奇葩。法老的国度是一个神权与王权结合的专制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从法老、祭司、官员，到平民，再到奴隶，形成了金字塔般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在这个国度里，人们虔诚地信仰神灵、遵守秩序。什么因素促使他们团结一致，很少反抗法老的统治？埃及的自然生态与绿洲环境就是答案。

为了准确预测尼罗河的运行规律，古埃及的祭司们很早就开始观察日月星辰，依此计算河水涨落的时间和流量的大小。由于耕地的分界线每年被泛滥的尼罗河水冲毁，为了保留耕地界限，避免纠纷，确保公平，埃及人学会了丈量，继而推动了数学的发展。由上述内容可知，早在世界上其他民族兴起之前，古埃及人就拥有大量天文学和几何学方面的知识，拥有了秩序、法律和制度。

在法老的国度里，工作成为必需，勤劳成为习惯，理性成为原则。在法老的国度里，虽然存在着金字塔般的社会阶层，但人人参与劳动。同时期，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少数富人，将劳动的重负转嫁到穷人的肩上，不时出现穷人对现状的不满和反抗。在古埃及，情况则截然不同，人们在神灵的感召下，自愿地工作，很少反抗富人和法老的统治。以前的人们认为金字塔是在奴隶主皮鞭下修建起来的观点，被认为是对历史做了错误的解释。在早期埃及社会，顺从和虔诚地崇拜神灵是大多数人的理性选择。为了维持尼罗河的生态平衡，埃及人在自然生态面前摒弃一切矛盾，努力保持团结一致，用集体的力量共同对抗恶劣的自然环境。由于生存的压力压倒一切，埃及人长期处于只有团结才能求生的自然生态环境中。出于对大自然

的畏惧,古埃及宗教很早就进入了“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阶段^①,尤其是对天上的太阳神和地上的尼罗河神的敬畏。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埃及人笃信神灵,喜欢群居,因循守旧。这个大约在公元前3300年就发明了文字的民族,流传下来了大量文字记录。^②这些文字记录,不管是宗教哲学,还是文学艺术,都体现了一种思想:顺从自然,渴望永恒。这种思想支配着所有生活在尼罗河畔的古埃及人。

四 尼罗河水系对古埃及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在古埃及自然生态中,尼罗河水系对古埃及人影响至深,笔者认为需要做进一步论述。尼罗河不仅滋养了古埃及绿洲,促进了古埃及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它还是古埃及交通运输的中枢,支撑着其农业赖以发展的灌溉系统。古埃及人的一切经济活动围绕着它展开。

(一) 尼罗河水系构建了古埃及的交通运输系统

尼罗河水系不仅解决了古埃及人的生活饮水问题,还支配着古埃及人的经济活动。尼罗河是古埃及的交通大动脉,将上下埃及联系起来。古埃及人出门就坐船,交通运输全靠它。

尼罗河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全长6600多千米。“尼罗,尼罗,长比天河”,是尼罗河的真实写照。^③尼罗河水系并不复杂,主要由白尼罗河与青尼罗河在今天苏丹首都喀土穆汇合而成。位于阿斯旺的第一瀑布是尼罗河进入埃及境内的分界线。尼罗河进入埃及境内后,沿途经过六大瀑布,咆哮的河水逐渐变得平静,形成宽度为15~20千米不等的河谷。到达开罗以北后,尼罗河在沼泽纵横的平原上呈扇形展开,分成许多支流,形成东西长约240千米、南北宽约160千米的尼罗河三角洲。在古代交通工具不发达的条件下,尼罗河是贯通上下埃及的重要航道。

尼罗河是一条天然纽带,把整个下游地区连接成一片绿洲。平缓的河水使北行的航船顺水漂流而下,极为顺畅。而盛行的北风恰巧与水流方向

① E. B. Tylor, *Primitive Culture*, 2 vols, New York: J. P. Putnam's Sons, 1920, p. 185.

② Marc Van De Mieroop, *A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 Oxford: John Wiley & Sons, Ltd., 2011, p. 43.

③ Marc Van De Mieroop, *A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 Oxford: John Wiley & Sons, Ltd., 2011, p. 7.

相反，只要扬起风帆，就能顺利返航。作为埃及水上交通的大动脉，尼罗河在埃及经济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研究的深入，历史学者对古埃及的主要交通工具已有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来自对墓室绘画和模型，以及随葬的船只的研究。1954年，考古学家在大金字塔周围至少发掘出土了5艘用于随葬的船。其中一艘与众不同，那就是法老胡夫的“太阳船”。这是一艘拆分放置却保存完好的船。后来人们将它重新安装复原，陈列在吉萨的博物馆里。^①

出于对神灵的敬畏，古埃及人修建了供奉神灵的庙宇。为了法老的灵魂能够在来世永生，埃及人修建了巍峨的金字塔。修建神庙和金字塔需要大量的石材。在埃及，地势平坦适合于建筑的地方往往不产石材，而盛产建筑石材，包括石灰岩、花岗岩、玄武岩和砂岩的地方往往在陡峭的尼罗河谷地，或尼罗河谷东西两岸的山上。要将尼罗河上游的石材运到下游修建金字塔，必须借助尼罗河这个交通通道。以埃及最大的金字塔为例。大金字塔选址在尼罗河西岸的吉萨附近，而修建这座金字塔的石材却远在河谷地带的图拉采石场。修建金字塔的每块石头平均两吨半，修建神庙方尖碑需要整块巨大的石料，其重量更大。如此沉重的石材只有在尼罗河水暴涨的泛滥期才能运输，因为河水的深浅与流量决定着浮力的大小。所以说，如果当时没有尼罗河的运输途径，金字塔、神庙是无法建成的。

同时，古埃及人的农业生产与日常生活也需要通过尼罗河运输来维持。在收获季节，古埃及运送粮食、物资就是凭借尼罗河。当然运送生活物资和收获庄稼不需要河水的浮力达到一定程度，一般的流量即可。为了顺应自然，古埃及人在收获季节，就停止修建金字塔、神庙等大型工程。一方面，这时尼罗河水位低不适合运输石材；另一方面，人们忙于收割。在洪水季节，正是农闲时节，河水水位处于高峰，适合石材运输，古埃及人利用洪水季节修建大型工程。这种安排顺应自然，十分合理。

（二）尼罗河水系支撑着古埃及的农业灌溉系统

古埃及文明是典型的农耕文明。灌溉是农业社会最重要的农事活动之

^① Iorwerth Eiddon, Stephen Edwards, *The Pyramids of Egypt*,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1, p. 29.

一, 在古埃及早期社会更是如此。埃及气候冬季温和凉爽, 夏季炎热干燥, 终年大部分时间是晴空万里, 雨水稀少到可以忽略。发展农业生产主要靠河水灌溉。尼罗河一年一度的定期泛滥是农业丰收的保障, 同时古埃及人需要疏通河渠, 分配河水, 使河水均匀地浇灌下游的田野。于是治理河水成为古埃及人的头等大事。古埃及上至法老, 下至农夫必须参加治理河水的事务。早在古埃及前王朝时期蝎子王执政时代, 埃及就开始了治理河水的事务。^① 经过一代又一代古埃及人的辛勤劳作, 下埃及三角洲上形成了密密麻麻、纵横交错的灌溉渠道, 这就是古埃及人构建的农业灌溉网络系统。

因为尼罗河一年一度的泛滥会冲垮往年修筑的河渠, 在洪水退去之后, 古埃及人不得不进行疏浚活动。古埃及人的灌溉系统是农业丰收的保障。灌溉系统是古埃及人顺应自然的突出表现。充足的河水, 加上古埃及人的辛勤劳作, 终于使古埃及这块气候干燥的土地变成了古代地中海地区著名的粮仓。

(三) 尼罗河水系维持着动植物的生态循环

最后一次冰川期以后, 整个北非地区都受到日益干旱的气候条件的影响, 尼罗河谷地及其周边地区当然也受到影响。可以确切地说, 从公元前 5000 年到公元前 3000 年, 尼罗河谷地尤其是尼罗河以西的地区还是广袤的热带草原或灌木丛林, 是各种各样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人类群体也在这里孕育繁衍。现在这片土地已经变成了沙漠。有关这个时期的岩画和陶器上的绘画显示, 这里曾有过大象、长颈鹿、鸵鸟和各种羚羊。^②

在公元前 3000 年到公元前 2000 年, 古埃及的气候与生态又一次发生了变化, 这使得大型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从尼罗河谷迁徙到沙漠腹地。从埃及人捕猎的情况来看, 当时在沙漠中生活着羚羊、长角羚、鸵鸟、野驴、瞪羚、猎狗、巨角塔尔羊、狼、野绵羊、野山羊、鹿、野牛等动物。虽然这些动物生活在沙漠中, 但它们必须依靠尼罗河才能生存, 因为它们必须饮用尼

① John A. Wilson, *The Culture of Ancient Egypt*,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Fig. 5a.

② Jane McIntosh and Clint Twist, *Civilizations-Ten Thousand Years of Ancient History*, London: BBC Worldwide Ltd., 2001, p. 391.

罗河的水。因此，尼罗河的水成为它们生命的保障。除了野生动物，埃及人从公元前 3000 年起开始驯养野生动物。一些性格温顺的动物被埃及人驯养成家畜，如牛、驴、绵羊、山羊等。^① 埃及人驯养的家畜也必须饮用尼罗河的水。离开尼罗河的水，且不说繁衍，动物们连维持生命都成问题。

在尼罗河谷地的生物链中，处于最下层的是植物，如纸莎草、百合花、睡莲、棕榈树、灯芯草等。尼罗河水滋养了牧草，牧草养育着牛、羊、骆驼等食草动物，这些食草动物又养育着狮子、豹子、狼等食肉动物。于是形成一个完整的动植物生态链。人工种植的植物有小麦、燕麦、蓖麻以及各种果树和蔬菜等。这些植物养育着人类。人类也是自然生态链中的一个环节，只不过人可以利用智慧，在生态链中发挥关键作用。所有这些生物链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尼罗河。总之，在尼罗河谷地，无论野生动物还是家畜，花草虫鱼还是飞鸟猛兽，都由尼罗河水滋养着。尼罗河水系维持着这些动植物的生态循环。

五 对当今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启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自然生态在一定程度上主宰着古埃及文明，它无孔不入，渗透到古埃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无疑，自然生态对早期人类文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今天我们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一定要注重自然生态文明。党的十八大以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到生态文明建设问题。2015 年，我国开始征收环保税，实行我国历史上最严厉的环保立法。这些政策措施无疑是正确的。另外，我们不仅要制定环保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政方针，还应制定具体的政策目标。在制定具体的目标方面，笔者认为古埃及的经验值得借鉴。从自然生态对古埃及早期社会的影响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一）从政策层面，构建人类宜居的自然生态环境

在古埃及的自然生态系统中，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的法老

① Iorwerth Eiddon, Stephen Edwards,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579.

政府是组织灌溉和治理河水的重要机构,发挥了中枢作用。在当今社会,我们的中央政府和各级领导决策层,在制定环保规划的时候,一定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在进行资源开发的过程中,要处处考虑环境和生态因素。古埃及法老政府利用宗教,将生态理念和环保政策渗透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当今的生态文明建设中,我们的政府要利用媒体和各种场合进行生态宣传,培养我国公民的生态环保意识,让生态环保观念深入人心。

古埃及人在沙漠生态系统和尼罗河生态系统的较量中,利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发明了行之有效的灌溉技术,和沙漠生态系统做斗争,努力维护尼罗河生态系统,使古埃及文明延续了 3000 多年。今天面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我们要加大治理的力度,建立防止大气污染、水土污染的保障体系,更要建立控制生态环境恶化的监督、管理体系。只有防控相结合,两手一起抓,才能从根本上扭转自然生态不断恶化的趋势,迎来生态文明社会的美好未来。

(二) 从公民教育层面,构建人水和谐的自然生态水系

古埃及法老政府把养育古埃及人的尼罗河水系当作神灵来敬仰,利用宗教戒规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当今我们要依靠文化建设来完成对我国公民的生态教育。由于破坏生态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都是人,在今天生态文明建设中,我们一定要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态意识、环保意识,让环保立法落到实处,让我国的大江大河水质不断变好,同时保护好地下水不受污染。我们一定要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智慧,同心协力治理污染,让长江水系、黄河水系、淮河水系、珠江水系等大江大河的自然生态健康发展。

动植物是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环节。古埃及把动植物当作神灵崇拜,走进埃及的神庙如同进了今天的动植物博物馆,神庙门前有巨大的动物雕塑,神庙中的壁画不是荷花就是纸莎草。来神庙敬拜神灵的人们潜移默化地接受了生态环保的教育。同时埃及的宗教教义中充满了对自然生态的赞美和敬畏。古埃及通过宗教体系建立起了保护尼罗河生态的完整体系,保护了动植物的多样性。今天,我们一方面通过立法,另一方面通过加强公民教育,来构建保护生态、保护动植物的社会体系。从古埃及生态保护的经验

来看，保护动植物生态系统的关键是保护水源。如果水源遭到污染，一切动植物都会遭到灭顶之灾。同时我们要注意动植物生态链的完整性，既要加强对濒危野生动植物的保护，也要建立外来动植物入侵的防护与预警机制。

[责任编辑：张玉友]

社科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2020年07月10日。